

**中共梅州市
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时期
党史资料汇编**

(1961.1—1966.5)

(下册)

梅州市委党史研究室
梅州市档案馆

中共梅州市
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时期
党史资料汇编

(1961.1 - 1966.5)

(下册)

梅州市委党史研究室
梅州市档案馆 编

二〇〇八年八月

中共梅州市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时期

党史资料汇编

(1961.1 - 1966.5)

(下册)

梅州市委党史研究室 合编
梅州市档案馆

*

梅州市强鑫印务有限公司

地址:梅州市江南定民路

850 × 1168 毫米 1/32 18.75 印张 470 千字

2008 年 8 月出版 印数 1 - 1000 册

梅州市非营利性出版物准印证[2008]梅市准印字第 40 号
如发现印订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主 编： 刘小辉 钟伟基

副 主 编： 张小猛 黄惠堂 卢钰明

编 辑： 杨干伟 张志平 廖练堂 陈文燕

凌云飞 凌秀凤 李振建 范东山

责任编辑： 杨干伟

编辑说明

为做好新中国建立后地方党史资料的征集、整理工作,更好地为加强梅州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供借鉴和服务,我们编辑出版了《中共梅州市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时期党史资料汇编》(1956.6—1966.5)上、下册。本书是下册,收录1961年1月至1966年5月的历史文件资料和专题资料。

遵循“求实、存史”原则,本书收入的资料,我们未作任何改动,保持原有的面貌与风格。因此,书中的一些语言、观点和结论于今天看来或许已不合时宜或者不正确,请读者在阅读时注意甄别。同时,鉴于编辑和阅读的需要,我们在不改变原文的前提下作了必要的技术处理:原文的繁体字一律改为现行的简体字;明显的错字、漏字改正后加“[]”号以示区别;字迹模糊无法辨认和缺损字以“□”号代替;为避免歧议,一些人的姓名以“×××”代替;数字用现行统一的体例;个别需要说明的,另加注释。为方便查找,在内容编排方面,按年度顺序统一排列。

本书在编辑出版过程中,得到各县(市、区)党史研究室(史志办公室)、档案馆及有关部门和个人的支持和帮助,在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编者水平所限,难免有错漏与不妥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本书是内部资料,请注意保存。

编者

2008年8月

目 录

编辑说明	(1)
------------	-------

历史资料

汕头地委:平远县前段整风整社运动情况报告 (1961 年 4 月 8 日)	(1)
梅县县委关于整顿巩固人民公社若干具体问题(草案) (1961 年 3 月 24 日)	(23)
梅县工交领导小组关于工交企业贯彻“调整、巩固、充实、 提高”八字方针的意见(1961 年 6 月 5 日)	(38)
五华县委关于坚决彻底退赔“共产风”规定(草案) (1961 年 8 月 18 日)	(42)
栗恩仲同志在中共兴宁县第二届代表大会上的工作报告 (1961 年 10 月)	(48)
张正甫同志在中共梅县第二届代表大会上的工作报告 (1961 年 10 月 27 日)	(67)
董林贵同志在中共蕉岭县第二届代表大会上的工作报告 (1961 年 10 月 27 日)	(88)
刘辉同志在中共丰顺县第二届代表大会上的工作报告 (1961 年 11 月 3 日)	(107)
梅县 1961 年压缩城镇人口和精减国家职工工作的总结报告 (1962 年 1 月 14 日)	(142)

大埔县 1961 年各部门工作简要总结及 1962 年方针任务 (1962 年 3 月)	(148)
平远县人民委员会工作报告(1962 年 6 月 1 日)	(167)
梅县县委关于开展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试点工作意见 (1962 年 9 月 24 日)	(191)
大埔县委关于争取 1963 年农业生产新高涨的指示(初稿) (1962 年 10 月 21 日)	(194)
五华县委关于动员工交战线全体职工迅速行动起来,支援 农业,迎接农业新高潮的指示(初稿)(1962 年 10 月 25 日)	(208)
大埔县委关于立即在全县范围内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 指示(1962 年 11 月 10 日)	(217)
董林贵同志在中共蕉岭县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 报告(1962 年 12 月 8 日)	(223)
汕头地委关于调整、整顿手工业工作的意见 (1963 年 4 月 1 日)	(241)
梅县县委关于整顿、充实、提高农业技术推广站的决定 (1963 年 2 月 4 日)	(243)
五华县委关于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进行"四清"工作的初步 意见(1963 年 5 月 31 日)	(246)
丘克明同志在大埔县三级党员干部会议上总结报告 (1963 年 8 月 18 日)	(250)
梅县县委关于面上公社如何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 的通知(1963 年 9 月 3 日)	(262)
平远县人民委员会工作报告(1963 年 9 月 16 日)	(267)

梅县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情况总结 (1963 年 9 月 22 日)	(287)
梅县县委关于开展比学赶帮的增产竞赛运动的决定 (1963 年 12 月 30 日)	(293)
兴宁县农村人民公社 1963 年年终分配报表说明书 (1964 年 1 月 30 日)	(297)
张正甫同志在梅县县委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1964 年 2 月 8 日)	(300)
丘克明同志在大埔县公社书记会议上的总结报告(记录稿) (1964 年 5 月 7 日)	(325)
梅县右派分子集训工作总结(1964 年 6 月 29 日)	(336)
梅县县委关于认真做好安置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 指示(1964 年 9 月 11 日)	(343)
大埔县七年农业生产规划初步设想(草案) (1964 年 9 月 24 日)	(345)
平远县人民委员会工作报告(1964 年 11 月 9 日)	(358)
一定要把梅县专区建设好——马一品同志在梅县地委三级 干部会议上的报告(1965 年 9 月 11 日)	(390)
梅县地委关于反对“五多”克服官僚主义的一些具体规定 (1965 年 10 月 21 日)	(412)
突出政治,加强对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的领导——梅县地委 常委会议纪要(1965 年 10 月 22 日)	(414)
马一品同志在县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会议上的总结 (1965 年 12 月 7 日)	(418)

五华县委关于掀起一个更高更大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高潮的决定(1965年4月10日)	(429)
梅县1965年和1966年的主要指标和措施(1965年4月19日)	(433)
大埔县委关于开发山区若干政策问题的意见(草案)(1965年6月4日)	(436)
梅县地委组织部关于整党和加强支部建设问题的报告(1966年1月18日)	(440)
梅县地委批转地委农村政治部关于召开农村政治工作会议情况的报告(1966年1月26日)	(446)
马一品同志在地委四级干部会议上的总结(记录稿)(1966年2月6日)	(454)
梅县地委、专署关于在面上雷厉风行深入开展反浪费斗争的指示(1966年2月8日)	(470)
梅县地委四清运动工作总团关于第二批运动部署的意见的报告(1966年3月8日)	(473)
梅县地委四清运动工作总团:积极办好农村文化室和共产主义夜校(1966年3月13日)	(476)
梅县地区1965年年终分配工作总结(1966年4月3日)	(480)

专题资料

浅谈梅州整风反右派斗争	廖练堂(488)
平远整风反右运动	黄文(494)
"大跃进"运动在梅州	杨千伟(498)
浅谈梅州各县人民公社化运动	黄展隆(508)

大埔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回顾和反思	范新宜(517)
国民经济调整在梅州的实践和经验教训	杨千伟(523)
兴宁国民经济调整	柯千雄(535)
梅县国民经济调整概述	古锡桢 林柿华(544)
平远县国民经济的调整和恢复发展	马志康(554)
大埔县国民经济恢复发展情况综合	余敏执笔(561)
简述丰顺县国民经济调整和恢复发展情况	杜卓贤(573)
五华县国民经济调整和恢复发展	李永辉执笔(579)

中共汕头地委 平远县前段整风整社运动初步情况报告

1961年4月8日

(一)

平远县1958年底合并于兴宁县,1961年1月份又重新分开。这里本是一个物产丰富,粮多、油多、猪多、牛多的好地方,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人民生活逐步提高,在群众中曾流行着这样一首歌谣:余不尽黄崙谷,吃不尽古丁肉,砍不尽黄石竹,运不尽泗水木。但是,由于民主改革时期土改和镇反不彻底,带来大部分地区长期以来的组织不纯,坏人当道。1958年以后,在干部队伍中又滋长了严重的“五风”,敌人乘机利用我们的缺点和漏洞,打进来拉出去,换“班子”,实行复辟统治,破坏政策,残害人民,进行残酷的阶级报复,致使近两年多来生产下降,土地丢荒,人民生活水平降低,人口大量死亡,成为三类地区。1960年全县耕地比最多的1957年减少近万亩,总产量比最高的1955年减少22%,社员平均每人全年口粮由500多斤降到300斤左右;养猪由1958年的4万头降到1960年的1.3万头;耕牛由1958年的1.5万头降到现在的1.07万头。社员这样形容生活说:“1956年以前是水缸装油,油当水,现在是油缸装水,水当油。”1959年共死亡3171人,占总人口2.65%,1960年死亡竟达4865人,占4.4%。全县人口从1952年的11.4万人才增至现在的11.8万人,9年中只增加了4000人。

这次整风整社运动,由省、地、县三级组成整风工作团574人,

于1月底开展运动。遵照着中央和省委的指示及河南信阳的经验,采取革命的方法,开展第一阶段以打倒敌人,夺回“五权”为中心的整风整社运动。工作队一入乡,一面大张旗鼓宣传,一面立即开展扎根串连,组织阶级队伍,迅速开展斗争,在三类社、队狠狠打击敌人,夺回“五权”,运动极为猛烈,在极短时间内,群众运动的革命风暴就席卷全县,轰动每一个角落,群情振奋,奔走相告,有的说:“毛主席派来了天兵天将斩妖魔”;“真正的土改队下来了”;“坏蛋们再不能作威作福了,农民要真正翻身了。”经过2个多月的工作,现在,敌人基本被打垮了,被坏人篡夺了领导权的1个公社、40个大队,已经把“五权”全部夺回了,贫下中农的领导优势树立起来了,干部的“五风”初步整顿了,政策进一步兑现了,生活安排更加落实了,春耕生产更加扎实高涨了。运动过程,共斗争了地主183名,富农86名,属于漏网的178名,其中干部71名;斗争了反革命分子133名,其中干部40名;斗争了坏分子168名,其中干部71名;蜕化变质分子88名,严重违法乱纪分子117名,总共775名,其中干部365名。同时逮捕了民愤极大、有严重罪行的五类分子216名,其中社会上的五类分子16名,内部的阶级异己分子、坏分子、严重违法乱纪分子64名,反革命分子90名,刑事犯46名。据捕起来123〔名〕残余反革命分子中,有伪军上校2名,中校7名,少校15名,伪政专员级1名,伪党县级3名,伪局长1名,其中干部33名。运动中共查出漏网地主219户,富农154户,分别戴上帽子,进行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清算。石正公社圩下大队社员陈二嫂说:“这次贫农才是真正当了家”。八尺公社肥田大队贫农陈十妹说:“我一生出了三次世,头一次是母亲生下来;第二次是被漏网地主韩××打得几乎死去,政府把我医好来;第三次是这次运动打倒了漏网地主,我彻底翻了身。”以处理“共产风”为中心的各项政策,也初步兑现,自留地分下去了,农贸市场开放了,放假制度执行了,全县到3月20日统计,应退土地2717亩,已退了2572

亩,占95%;应退的山林9302亩,已退赔7193亩,占78%;应退耕牛533头,已退赔474头,占90%;应退生猪3621头,已退赔2922头,占81%;应退三鸟8450只,已退赔8045只,占97%;应退主要农具22403件,已退赔18709件,占83%;应退赔的现金115万多元,已退赔83万多元,占72%。

由于运动的威力,现在整个农村正气上升,邪气下降,广大群众心情舒畅,欢欣鼓舞,积极生产,东石公社的社员总结出整风后有十大变化:消极变积极,悲观变乐观,生产慢差变快好,食堂散伙变巩固,吃光穿光变兴家立业,窝工旷工变积极劳动,坏人当权变好人当家,干群疏远变关系密切,怨天怨地怨公社变爱护公社拥护党,偷盗由多变少。总之,各个方面呈现着一片崭新气象。樟演大队第十六生产队,整风之后,社员兴高彩烈,80%的农户都买回了毛主席像,高挂在厅上,表示感谢毛主席的恩情。东石公社社员拿到赔退款后,纷纷争购生产资料,据统计,共买了犁152张,锄头447张,粪箕1378担,其它小农具4万多件,三鸟种苗6000多只,猪苗97头,采种4万多斤,社员们满怀信心地说:“干它一年,保证赶上生活水平最高的1956年。”

(二)

运动暴露出来平远县的组织不纯,五风严重,简直令人惊心动魄,难以置信。使我们受到了一次深刻的阶级教育,深深认识到在整个过渡时期,阶级斗争不仅存在,而且有时候表现得非常尖锐和激烈;阶级敌人绝不会自动退出政治舞台,像平远这样的边陲地区,民主改革不彻底,两条道路的斗争无论在党内或党外都显得更加突出和严重。经过这次运动,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平远县之所以出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不下去,生产下降,人民生活困苦,大批死人,究其主要根源,不是其它,而在于组织严重不纯。我们

深感中央和省委指示的英明正确,这次运动对于平远来说,确实是夺取农村阵地问题,是解决谁战胜谁的问题,也是维护党的三面红旗,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

平远的基层干部,虽然经过三反运动的初整、暴露和解决了一部分问题,但组织不纯的情况仍然十分严重。据初步统计,全县三反后的公社干部、大队小队主要干部 3339 人中,属于第一类好人办好事的 547 人,占 16.3%,第二类好人有一般缺点的 1207 人,占 36.1%,第三类好人犯严重错误的 928 人,占 27.7%,第四类死官僚主义分子 361 人,占 10.9%,第五类蜕化变质分子 187 人,占 5.6%,第六类敌对分子、阶级异己分子 110 人,占 3.2%。其中公社干部 242 人中,属于一类的 16 人,二类的 65 人,三类的 96 人,四类的 33 人,五类的 16 人,六类的 16 人;大队干部 1291 人,属于一类的 241 人,二类的 396 人,三类的 326 人,四类的 168 人,五类的 109 人,六类的 51 人;小队主要干部 2073 人中,属于一类的 372 人,二类的 851 人,三类的 550 人,四类的 177 人,五类的 81 人,六类的 42 人。这是初步站队,估计到运动全部结束时,定有变化。在基层组织中,基本烂掉的公社 2 个,大队 41 个,部分烂掉的公社 3 个,大队 21 个。

这里以大柘公社为例,该社 6 个公社党委书记中有 1 名是蜕化变质分子,1 名是阶级异己分子;12 名党委委员中,有 3 名是死官僚主义分子,2 名是蜕化变质分子,2 名是地富分子。全社 22 个大队,完全烂掉的 2 个,基本烂掉的 9 个,部分或个别干部烂掉的 11 个。公社党委第一书记魏××是一个蜕化变质分子,一贯包庇利用坏人、排挤打击好干部。两年多来,先后被他提拔和利用的坏人就有 12 名,其中反革命分子家属 2 名,三青团骨干 2 名,坏分子 2 名,特嫌分子 1 名,其他不纯分子 5 名。如廖××是恶霸地主的儿子,三青团分队长,1956 年审干中已受到撤职开除团籍处分,但魏还重用他为办公室资料员,以后又私自提拔他为杞园大队的大

队长,公社召开总支书记会议还叫他参加,廖在魏的重用下,先后迫死打死5人。曾违法搞两性关系被判刑的姚××,也被接进党内,入党3个月,在预备期间魏竟私自提拔为杞圆大队的总支书记,三反中,省委组织部工作组指出姚不能当干部,但魏阳奉阴违,私自把他调到梅东大队当干部。魏一手培养的凌××,是阶级异己分子,反革命分子的儿子,合作化后提拔为农业社主任,公社化后又提拔为总支书记,凌在任职期间,直接迫死打死农民2人,三反中,凌的罪恶被揭发,魏不但不处理,反而提拔他为公社党委委员变成国家脱产干部。有些好干部对魏的所作所为极为气愤,向他提出意见,都遭到打击、排挤,如作风正派工作踏实的公社党委委员刘×,对魏重用包庇坏人廖××、姚××等提过意见,就被扣上“对党不满”“个人主义”等帽子,甚至不让他参加公社党委会。

有些大队和小队,从土改到整风运动前,一直是坏人当权,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换瓶不换酒,仍然是地、富、反、坏的“小天下”。这里举大柘公社的岭下大队为例。该大队土改后担任小乡的六大干部中,不是阶级异己分子就是坏分子。乡长姚××,是大地主胡××的子弟,1955年撤职后,以偷盗为活,已扣押法办;副乡长兼文书姚×,是与我游击队打过仗的伪五乡联保自卫队员;副乡长兼妇女主任吴××,是漏网工商业兼富农,她的丈夫是多年伪甲长,弟是伪宪兵连长,现仍在海外有非法活动;公安员姚××是贪污勒索民愤很大的坏分子;民兵队长是贪污违法,清洗出队的坏分子。农业合作化期间,任职干部13人中,属于漏网地主2人,富农3人,反革命分子3人,关系严重不纯4人,蜕化变质分子1人。如先后担任社主任的姚××是漏网的地主分子;姚××是伪自卫队员,其父是土匪头子,胞兄是在台湾的伪军官,堂兄也是个坏分子;副主任姚××是劳改释放犯;会计姚××是漏网地主、伪甲长、大贪污犯;总保管姚××是漏网地主,伪中央日报广告主任;任过出

纳的3个人中,1个是漏网富农,1个是伪军特务长,1个是巫公出身。公社化后到去年三反前,前后任职的大队干部15人中,属于漏网地主2人,漏网富农3人,坏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6人。三反后,大队干部12人中,仍有漏网富农1人,坏分子1人,蜕化变质分子3人,关系复杂3人。其中漏网富农兼工商业吴××从土改到这次整风运动前一直都当干部,而且“官”越做越大,由副乡长升到大队总支书记;漏网地主姚××则混进了党,由农业社主任升为大队总支书记;连国民党的区分部执委姚××也被“提拔”为副大队长,群众说:“他们是‘几朝元老’,‘由黑变成了红’,蛇鼠一窝”。

看了这些事例,能不触目惊心,义愤填胸吗?

坏人当道,做尽了坏事。他们继承了国民党统治时期欺压劳动人民的一套衣钵,进行残酷的阶级报复。像上述的岭下大队那班坏蛋们就采用设立劳改场,强迫无休止的劳动、扣口粮、扣饭钵、停膳饿饭、捆打、吊、跪、踢、冻、游村、剥衣服、晒太阳、淋雨水、灌屎尿、不准睡觉、罚睡冷地板、强奸妇女、贪污勒索、霸占房屋和自留地等各种惨无人道的刑罚,来迫害和摧残基本群众,见病不医、见死不救,有些贫下中农饿了吃不饱,病了无钱医,死了无棺埋。在这种情况下,怎样能有心生产?怎么不大量水肿死人?这个大队1959年死亡53人,占总人口2.3%,1960年竟死亡130人,占总人口6.01%。在1960年死亡的130人中,贫农80人,下中农27人,合占死亡总数的82.3%;其中因水肿病死的73人,水肿兼有其它疾病而死的36人,被打伤至死的4人,饿病交迫而死的4人,贫病自杀的1人。被漏网富农姚××(原民兵队长)、坏分子姚××(原治保主任)把持的劳教场,擅立名目,先后把所谓“不服领导”“对干部不满”“小偷分子”“外流外逃者”“不完成生产任务者”“黑市投机者”……等的贫农25人、下中农9人,抓去劳改,在劳改期间打死、冻死、饿死贫农7人,姚××一人就打死迫死3人。

像贫农姚××37岁,仅因偷了别人一点蔬菜,就被抓去劳改,他很不服气,有时与姚××顶嘴,经常遭到毒打,去年3月份1个月就被捆打20多次,最后一次被扣上手镣跪在禾坪里,被姚××用皮鞋连踢带打,打得当场昏过去,清醒后,又被缚在梁上,一连饿了两餐,下午又强迫劳动,傍晚收工即昏倒在地死去。群众称劳教场是“活地狱”“阎罗殿”。在这班坏家伙的统治下,全大队1959年丢荒土地710亩,比1957年减产粮食33万多斤,1960年仍丢荒土地600多亩,粮食减产25万多斤,生猪由1957年的825头减少到260头,耕牛减产40%,群众说:“桃树开桃花,李树开李花,茄子结吊菜,坏人当坏家。”又如东石公社凉庭大队细屋下小队的地主分子姚××,1958年趁该队小队长林××调去大闹钢铁之后,布置上中农丘××做小队长,自己混进当记分员,两年来大肆对贫下中农扣饭钵,对地主多记分,对贫农少记分,并把贪污的食粮用3元1斤的高价卖给贫农,1960年贫下中农因此死去了10人,原贫农队长林××一家7口人,就有5人患水肿病,他的父亲、母亲和妹妹都相继在1个月内死去了。而这个小队6户地主,1户富农,2户上中农,却没有死1个人,水肿病也没有1个。樟演大队贤关村被地主分子吴××、漏网富农林××篡夺了领导权之后,对该村湖子里小队的贫下中农,进行了残酷的迫害,1959年、1960年两年来死去人口30%,而且都是贫下中农,其中有5户死绝了人。坝头大队地主分子张××,钻进教养场不到20天,就迫死打死贫下中农9人,毒打致残废2人,有一个在土改中斗争过他父亲的贫农积极分子,被他亲手毒打,伤痕至今未愈。这样的例子很多,组织不纯,坏人当道,使基本群众受到多么大的痛苦,使革命事业遭到多么大的损失啊!

为什么平远的基层组织如此严重不纯?为什么长期没有得到解决呢?根本原因在于民主改革不彻底——土改不彻底,镇反不彻底,内部肃反不彻底,加上三反又不彻底。由于土改和镇反不彻